

听羯鼓休来胡音断
宏愿了阔云遇青山
相见难几千般相思亦难
情什意难言

春莺转

CHUNYING
ZHUAN
海青拿天鹅 著



春 青 天 鵝

CHUNYING
ZHUAN
海青拿天鵝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莺啭/海青拿天鹅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411-3028-1

I. ①春…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1436 号

chunying zhuan

春 莺 啭

海青拿天鹅 著

出版统筹 侯 开
内容监制 韩 志
选题策划 赵丽娟
责任编辑 贺 树
文字编辑 王亚东
封面设计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98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028-1
定 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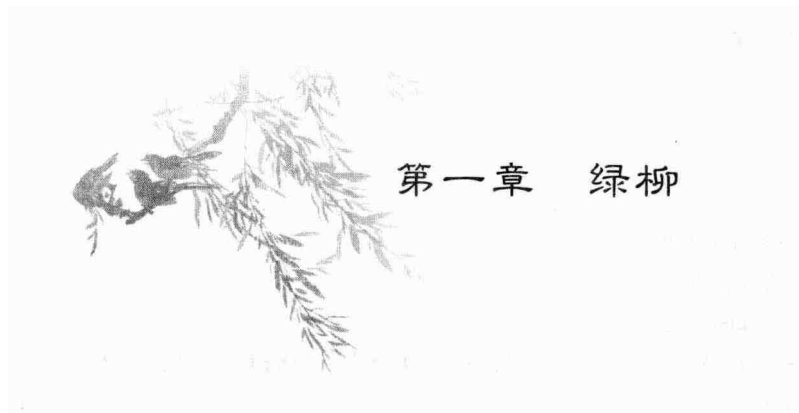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春
雪
转

第一章	绿柳	1
第二章	归营	9
第三章	驱疫	18
第四章	医帐	26
第五章	大漠	35
第六章	绿洲	44
第七章	离别	56
第八章	阳春	71
第九章	宜春亭	82
第十章	暗香	95
第十一章	杜若	107
第十二章	幕离	116
第十三章	庭桂	126
第十四章	惊雷	136
第十五章	蔷薇	146
第十六章	延寿宫	155
第十七章	窥情	173
第十八章	问意	181

目
录
春
鸢
转

第 十 九 章	玄武池·····	188
第 二 十 章	刺客·····	206
第二十一章	定亲·····	217
第二十二章	新婚·····	224
第二十三章	巴郡·····	236
第二十四章	簪篸·····	245
第二十五章	驿馆·····	255
第二十六章	林苑·····	265
第二十七章	浓香·····	273
第二十八章	羽箭·····	284
第二十九章	镇恶·····	301
第 三 十 章	鱼羹·····	310
第三十一章	锦城·····	319
第三十二章	紫薇宫·····	339
第三十三章	朱雀门·····	359
第三十四章	得胜·····	374
第三十五章	陨落·····	384
第三十六章	春鸢转·····	390



第一章 绿柳

“茱萸……圆叶须根……”大路边的洼地上，一个女童蹲着身，将面前野草小心拔起，嘀咕着仔细看了看，片刻，折下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味甘……”

“阿角！”身后的山坡上，有人向她大声问道，“采了多少？”

女童笑嘻嘻地起身，向那边展示兜得满满的衣角。

未等山坡上的人再说话，忽然，大路上隐隐传来一阵闷雷般的声音。女童忙转头望去，只见尘土漫起，一队人马正飞驰而来。

女童呆住，小脸煞白，几株茱萸跌落在地上。

春天的时候，她也听过这般声音，和着震天的嘶喊。那之前，阿爷阿母一早去了山野中刈草，却再也没回来。

女童望着那些人马越来越近，脚却似灌了铅一般迈不动，腿隐隐发颤。

“吁！”忽然长喝声起，一骑在她面前勒住。

马上的男子身形宽阔，女童仰着头，只看到青天映衬下他高高扬起的下巴。

“这里距涂邑还有几许路程？”他似乎在看自己，声音如金石掷地。

女童犹自愣愣的，紧攥着衣角，稍稍后退。

“甫辰，你吓到她了。”这时，一个带笑的声音传来，另一名青年打马从那人身后缓缓出来。

他走到女童面前，收住缰绳，在马上弯下腰来，看着她。

女童的眼睛直直盯着面前的人，只见他唇边带着微笑，眉眼端正得煞是好看。

见女童一眨不眨，青年突然笑了起来，露出编贝般的牙齿。“小童，”他的语声也煞是好听，“涂邑在何处？”

女童的眼睛滴溜溜转了转。

边邑常有异族人往来，她虽年幼，认人还是会的。来人虽彪悍，却衣冠俨然，不像那些来劫掠的人。



她伸手朝身后指了指。

“就在前方？”青年问。

女童点点头。

“过了那些树林？”

女童再点头。

青年举目望了望。

“邑中有扁鹊？”先前那严肃的人忽而又开口道。

女童一愣，好一会儿，道：“有。”

两人的神色似乎刹那一亮。

青年与那人对视一眼，转过头来对女童又是一笑，柔声道：“多谢。”说完，他坐直身体，与众人朝前继续驰去。

太阳光淡淡洒下，秋风呼呼掠过。穿过一片长在丘陵上的松林，面前视野倏而被连绵的山峦填满。林木与草地已是黄绿交替，一座小邑就在大路的尽头。

“日行三百里，到底寻到了。”王瓚深吸口气，转头看向一旁的顾昀，笑笑，“这县邑竟如此偏僻，先前我几乎疑心要迷路。”

顾昀望着涂邑，稍稍将马放缓，“我两年前路过，记得此处。”

王瓚也遥望那个不起眼的城池，有些疑惑，问：“此处竟有扁鹊？”

“不知。”顾昀黝黑的脸上，双目炯炯，“那时曹让腿伤，还是回营敷的创药。”

“哦？”王瓚讶然，顿感有趣，“这扁鹊是何来历？”

“管他是何来历。”顾昀淡淡地说，甩手将马一打，向前疾驰而去。

王瓚露出一丝苦笑，跟着上前。

早有人将来人的消息报告了邑中长官，一行人到达之时，县尉迎了出来。略略见礼，顾昀把马交给侍从，开门见山地问：“驱疫扁鹊何在？”

县尉诧异，瞥瞥他腰上的绶带，道：“将军欲寻姚扁鹊？”

王瓚在一边看着，眉梢微微扬起，这扁鹊原来姓姚。

顾昀颌首，问：“安在？”

“就在不远，将军请来。”县尉行一礼，转身引着他们往大街上走去。

两人带着侍从跟上。

顾昀心急，步子迈得大，赶得前面的县尉也不得不加快脚步。王瓚走在后面，转头朝街边望去，四处的民宅比他在别处见过的都要简陋。不过大疫当前，各家门前挂着成扎的菖蒲辟邪，街面上飘着烟火和熏药的味道，这倒与近来所见别无二致。

县尉领他们一路前行，在一所敞开的宅院面前停下。

“此处便是姚扁鹊住处。”县尉对顾昀道，带他们走了进去。

院子里弥漫着浓郁的药气和烟火，顾昀和王瓚一人院就被熏得一连呛了几下，抬手把



面前的药烟扇开。

县尉也打了两个喷嚏，忙连声向二人告罪，冲旁边大声喊道：“阿四！出来！”

话音刚落，一个总角少年从药烟里跑了出来，抹抹熏黑的脸，对县尉道：“府君。”

县尉擦擦眼泪，对他怒道：“柴火要干透了再烧，说过多少次！”

阿四嘿嘿地笑，道：“干柴昨日烧完了，只好烧些刚收的草。”

县尉瞪他一眼，问：“姚扁鹊何在？”

“不在。”阿四道，“刚去了城西，说少顷便回。”

县尉“哦”一声，转向顾昀和王瓚，有些为难，“姚扁鹊未归，将军看……”

“既不久将归，我等稍候无妨。”顾昀道。

县尉唯唯，片刻，又冲那边道：“阿四！盛水来啊！”

一番忙碌，县尉请两人到院子角落的石墩上坐下。烟气散了许多，顾昀和王瓚环视四周，这院落虽小，却十分整洁。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不远处堆放着一垛柴草和几簸箕药材。

往堂上望去，只见四周挂着帷幕，里面不甚明了，循着中间挽起的门帘，隐约可见地面的铺盖。既是扁鹊治病之所，想来那堂上就是拿来收留病人的了。王瓚心里估摸。

“将军此来可是为了大疫？”旁边，县尉与顾昀攀谈起来。

“正是。”顾昀道。

县尉颌首，叹道：“本县边鄙，此番却也不得幸免。春时羯人入境，多有流民逃难，疫病亦随之而来，一朝蔓延，家家缟素。若非一月前这姚扁鹊来到，我县人口所剩无几。”

“此人是何来历？”王瓚心中勾起之前的好奇，问。

县尉摇头，“我等也不甚清楚，只知其为寻叔父云游至此，见疫病横行，方留在此间行医。”

原来如此。王瓚应了一声，看看顾昀，只见英气的侧面无波无澜，不似有半分再要探询的意思。

没人再接话，县尉抬眼瞧瞧两人，有再多的疑问也不好再说，端起面前的水碗低头喝水。

王瓚闲闲地抬头，只见一树梅枝在头顶伸展得形状甚好。

开春以来，羯人屡屡侵扰，劫掠边邑，朝堂震怒。今上继位不过三年，此次出征却酝酿已久，大将军何恺亲帅十万之众出平阳郡，气势烈烈，欲在入冬之前痛击羯人，肃清西北胡患。

不想，行伍刚在边境驻下不久便遇到了疫病。发现之时，军中已有十数人染病倒下，呕吐发热，水米不进。军医立即将病者隔离，却阻止不住疫情蔓延。折损三十余人命之



后，几日前，连大将军也突然高烧不止。

据当地人讲，春时羯人来犯，十几县邑死伤无数，之后，大疫便散播开来。此疫凶猛异常，便是医者也谈之色变。染病者一旦倒下，几日内暴毙，绝无生还。

主帅染疫非同小可，众将焦虑不已，军医日夜看护，药石不断，竟丝毫不见用处；虽然已遣人火速赶往京畿，可朝廷即便派来太医也要时日，只怕远水不救近渴。正一筹莫展之际，有个驻地来的民夫报告了一件传闻，说前些日子附近乡里为避疫，将染病之人送到了几百里之外的山中，如今，竟有三人痊愈归来。

都督听说此事，即刻派人去询问，回报说此事确凿，如今“涂邑扁鹊”已传得沸沸扬扬。不过涂邑小而偏僻，在什么地方，鲜有人知晓。左将军顾昀听到消息，挺身而出，说此地他曾去过，知道路。

于是，一队人马立刻准备好，由顾昀带领星夜赶往涂邑。

此时，王瓚自告奋勇说要同往，都督看看这个宗室子弟，想起来时雍南侯的嘱托，准许了。

“大将军是大长公主表兄，于他自然要紧，你跟去作甚？”临行前，同来军中的贵胄子弟张腾嗤他道。

王瓚淡笑，没有理睬。

县尉瞅瞅顾昀和王瓚，有些讪讪。他们的身份衔级，打入城时便已经从衣饰上看出个大概，都是高过自己不知多少的，不免有些小心。

他面前的水碗已经空了，阿四眼尖，立刻拿个水罐过来给他倒满水。

县尉顺势转向顾昀和王瓚，笑着说：“本邑无甚特产，水却是上好，乃山中泉水一脉而来。二位将军一路奔劳，可聊为解渴。”

“堂上的可是邑中乡人？”顾昀没碰水碗，却开口问道。

县尉微笑，“非也，邑中病患皆已痊愈，堂上的是姚扁鹊收下的流民。”

“哦？”顾昀王瓚皆是一讶，目光相视。

大疫以来，各郡县乡邑封门阖户，对逃难的流民避之唯恐不及，涂邑竟敢准许收留，看来确是解除了疫情。

想到这一层，两人心头皆宽松不少。

王瓚觉得石墩坐得不太舒适，站起身来。四周望望，那姚扁鹊还没到，便想四处转转，朝门口踱去。

“阿四也是姚扁鹊救回的……”身后，县尉仍在同顾昀说个不停。

宅院外的路边上，一棵垂柳仍绿意盎然，在风中轻舒枝条。

方才来得匆匆，竟未留意。王瓚驻步望着它，有些出神。边塞风光与中原甚是不同，但月余来，入耳便是营中对疫情的担忧，入目便是苍原秋日的荒凉之色，现在看到这垂柳，他不禁有些怀念京师的高阁楼台和升平歌舞了……



“……阿姊！我阿母做了肉汤，邀你晚上来吃哩……”这时，一个拉长的声音远远传到王瓚耳中。似有人笑应了一声，街边嘻哈地跑过两个小童，没听清。

王瓚侧头望去，只见一道身影正朝近前走来。午时日头正烈，他眯眯眼睛，垂柳枝条缓缓摆动，掩映着那步履带起的衣袂。

未等看清来人，王瓚身后已经跑出一个人来。

“扁鹊阿姊回来了！”阿四笑吟吟地说。

什么？王瓚愣了愣。

姚馥之出门去给城西的罗家阿媪看腰背，给她敷了一回药，又将药方留下才回宅院。

没想到，院子里已有人在等着自己。

“阿姊！”还没到门口，阿四就跑出来通报，“有人要见你。”

有人找？馥之刚要问他，转眼就发现了柳树旁立着一个年轻男子，怔了怔。只见他衣冠楚楚，广额下生着一双桃瓣俊目。

自己却不曾见过。

馥之心中疑惑，不由缓下脚步，却仍向门前走过去。

“姚扁鹊回来了！”这时，县尉笑呵呵地走了出来。

“府君。”馥之道，行下一礼。

声音清澈入耳，王瓚眉梢微微一扬。

仔细再看，只见这妇人眉目端正，细麻巾幘将头发全部裹住，衣装朴素，布衣领子包上了脖子。许是乡鄙妇人油水少，不见发福，身段倒是不错。不过露出的皮肤暗黄粗糙，老态毕现，那些长处也显得微不足道了，怎么看也仍然是个上年纪的寻常村妇。

王瓚很快打量完，收回目光。他瞥瞥阿四，又想起方才街上的那声唤，有些奇怪，他们管这妇人叫阿姊？

县尉笑呵呵地同馥之还礼，向她介绍身后的顾昀和王瓚道：“二位将军来见扁鹊，已久候多时……”

“我乃左将军顾昀。”县尉话音未落，只听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朗朗道。馥之抬眼，县尉身后已经上前来一个丰神俊朗的高大男子，动作利落地朝她颌首一礼，道：“特请扁鹊随某前往营中救治恶疾。”

馥之微诧地看着顾昀，目光从他黝黑的脸庞到腰间的紫绶和佩剑稍稍打量。

县尉笑意微露，往旁边站了站。

顾昀心中急切，见这妇人似无反应，以为她未听清，正要再说一遍，却听她开口道：“不知将军驻地何处？”

“在平阳郡。”顾昀立刻答道。

此言一出，馥之和县尉皆微微变色。

“我等携了良驹前来，可日行五百里。”顾昀继续道，“营中疫情甚急，还请姚扁鹊速随我等前往。”



县尉听了这话，心中暗暗捏了一把汗。平阳郡距此三百里，邑中的人骑马也须两三日。行伍之人能够一日赶完并不奇怪，可姚扁鹊是个妇人……他偷眼瞅瞅姚扁鹊。再说，这般遥远路程，姚扁鹊若一去不返，邑中还有未愈之人，再出大疫可如何了得？

馥之神色平静，没有答话，却转向县尉，道：“方才我路过南街，见府吏正寻府君，似有郡中文书来到。”

“哦？”县尉一讶，迟疑片刻，抱歉向顾昀和王瓚一拜，“二位将军且慢叙，下官稍后便回。”

顾昀没工夫理会，只一颌首。县尉又行礼，匆匆出门。

院中只剩下馥之与几个来客，身后的阶上传来一阵脚步声，阿四捧着一碗药跑上堂去了。

馥之回过头来，面向顾昀，微微一笑，“将军来请，本不该推辞。然馥之有要事在身，明日还须往别处。可将驱疫药方写下，将军带回复命便是。”说罢，行下一礼，便要往堂上去。

顾昀闻言诧异，看了一眼王瓚，而后，面上愠色微现。

“且慢！”他身形一移，挡住馥之的去路，沉声道，“疫情紧急，还望扁鹊不吝亲至。”

馥之抬眸，道：“馥之所负之事也是紧急。疫病虽猛，有此药方却必是无虞。馥之难以从命，将军见谅。”语气仍是和顺，面上却坦然无惧。

顾昀眉头皱起。大疫非同儿戏，大将军病重，他奔波三百里赶来，岂可只带着一纸药方回去？主帅病重之事不能说出，顾昀坚定地注视着馥之，只道：“还烦扁鹊随我等即刻起程。事毕之后，无论扁鹊欲往何处，我等必以车马相送。”

此人端的强横。馥之冷眼瞅着他，面上不悦，手微微攥入袖下。

王瓚在一旁观察着他们脸色，心中直呼不妙，忙道：“扁鹊勿恼。”

对视的二人瞥过眼来。

王瓚上前稍稍拉开顾昀，向馥之一揖，含笑道：“我乃主簿王瓚。军中逢大疫，一旦散播，万千军士性命皆在其中。左将军听闻扁鹊之能，日行八百里前来，只盼扁鹊早至，救治人命。”

他语声清朗，唇边笑容淡淡，愈发显得俊秀无匹。

“既如此，将军当速归才是。”馥之看着他道，字字清晰，“我既敢说药方足以应付，便绝无虚言。各人皆不得已，将军何苦相迫！”

王瓚一愣，不想她如此执拗。

顾昀见劝说无用，目光一寒，把王瓚推开，“如此，莫怪某不敬。”说完，手一挥，王瓚未及阻止，顾昀身后两名随从已经上前，伸手拽向馥之。

馥之冷笑，未等他们碰到自己，将衣袖拂起。

王瓚只觉迎面一阵温香，片刻，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软倒在了地上。



烈日灼灼，头顶梅枝光光秃秃，勉强地将天空一角分作碎块。

王瓚想动身体，却一点儿力也使不起来。

他觉得不舒服。自从到边境以来，自己俨然得了洁癖，陌生的食物器物一概不碰，便是睡铺也必定日日晒过再躺，可如今呢？这院子是人来人往的去处，不远的堂上还有病患，要是……王瓚闭上眼睛，不再往下想，努力地忽视身上那似有似无的不自在。

都是这人！他气恼地瞪一眼旁边的顾昀。

此处不是军营或朝廷，既然是请扁鹊，便定要好声说话，拿什么官威？还是大长公主的儿子，如此干巴！王瓚心里恨恨道。这下可好，一个将军，一个主簿，两名随从，统统被这不知哪来的游医放倒，动弹不得。天下谁见过这等丑事？

气了一阵，待稍稍平静，王瓚却又担心。不知这妖妇使的是什么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思索起来，只觉心中七上八下的……

他转过眼睛，看看已经扫好的院门，再看看顾昀：只见他眼睛睁着，看得出脸上已是怒不可遏。

他定是想一剑把姚扁鹊结果了。王瓚暗自揣度。

秋风夹着午间的温热吹到堂上，馥之给一名病患把过脉，微微笑了笑，对他说：“足下已无大碍，调养两日便可康复。”

患者闻言大喜，忙从铺上起身坐正，向馥之长长一揖，“多谢扁鹊救命之恩！”

馥之颌首还礼，从席上起身，转头，却发现阿四在旁边不停地瞄着自己。

见馥之发觉，阿四挠头笑笑，跟着她离开前堂。

“阿姊要走？”随馥之到后院收下晾干衣物的时候，阿四开口问道。

馥之看看他，点头，“是。”

阿四皱皱鼻子，小心地问：“为前院那几人？”

馥之笑笑，摇头：“不是。他们便是不来，我明日也要辞行。”

阿四颌首，似有所悟，“阿姊既不肯随他们去军营，眼下便须乘府君未归，速速离去才是。”说完，他忽又觉得苦恼，望着馥之，“阿姊，如此可会连累府君？”

馥之却淡笑，没有答话。少顷，她拍拍阿四的头，将手中衣物交给他，转身离开了。

太阳挂在正中天，晒在脸上，火辣辣的。

顾昀凝神闭了一会儿眼睛，又眯着睁开。

心绪稍稍平静了一些。四周一丝动静也没有，人人都了无声息。他望着天空，入目是深蓝和白灼交融的颜色。

顾昀忽然回忆起两年前。那时，他还是一名校尉，凭着初生牛犊的劲头，跟随三叔顾铄带领三千人夜袭东羯人营帐，斩杀了单于石鞮并羯人贵族部众万余人。一夜血腥，他们得胜回营之后已是晨光熹微。顾昀却毫不疲惫，只觉血液仍激荡，仿佛还身处羯人营地的



嘶喊和火光之中。那时，顾昀拍着他的肩头哈哈大笑，带他纵马出营，在草原中狂奔，直到日中。最后，顾昀一下仰面倒在这厚厚的草甸上……

不过，自己那时的身手若换到现在，定一跃而起将那妖人姚馥之斩作两段！

想到这里，顾昀心头怒气再起，想咬牙握拳，却软软的使不上劲。

头顶的日光忽而被遮住，顾昀回神，一张脸出现在上方。那不是别人，正是姚馥之。

两相照面，顾昀双眼几乎喷出火。

馥之不慌不忙，蹲下身，看看他的脸，又将他全身打量一番，唇边忽而漾起一丝莫测的笑意。

“将军现下必定想杀我而后快。”馥之道。

顾昀盯着她。

馥之敛起笑意，片刻，却站起身来，向他深深一礼，“馥之自知多有得罪，方才情急，一时顾不得许多，还望将军恕罪。将军方才所言之事，馥之细细思考一二，并非不可应允。只有一事，还烦将军相助。”

这人的嘴脸和话语转变得甚快。

顾昀微愣，狐疑地看她，脸上阴晴不定。

不远的王瓚亦凝神细听。

只听她继续道：“馥之闻羯人劫掠边邑，朝廷遣大将军率师讨伐，如今已至平阳郡。诸位可在其麾下？”

顾昀和王瓚闻言，脸色皆是一变。大军出征乃机密之事，她如何知道得如此清楚？

馥之似看出他们所想，笑了笑，“将军不必猜疑。边塞非封闭之所，朝廷欲出征，民间早有传言，且大将军率数万之众陈于平阳郡，半月未动，还怕别人不晓？”

顾昀目光微微凝住。她说的也是实情，军中发现染疫无法遏制，便派人到附近乡邑四处询问驱疫之法，难免会走漏消息，焉能守密得许久？他心中一叹，有些气闷，若非疫情拖累，他们如今已出塞外与羯人厮杀了……

馥之见他无所动静，蹲下身来，看着他的眼睛，“若是，便目视左边；不是，目视右边。”

顾昀冷瞥着她，片刻，看向左边。

馥之满意地微笑，片刻，一字一句地说：“馥之正巧也要出塞，烦将军出征之时，顺道带我一程。”



第二章 归营

出塞？王瓚意外非常，直想皱眉。她虽是扁鹊，却岂有女子随军之理？此人来历不明，到时出了差错，谁人担得起？

顾昀盯着馥之，心中犹疑不定。

馥之仍不愠不火，坐直了身体，“将军可以不应，尔等中的是螟蛉子，三个时辰之后方可动弹；馥之若欲离去，即刻便可动身。”

言语中，胁迫之意昭然若揭，顾昀眯起眼睛。

“如何？”馥之神色平静，与他两相对视。

风似乎不再吹了，街上隐约有孩童嬉笑跑过的声音，再无动静。

烈日当头，汗水沿着额角滴下发际。

顾昀强压下一股闷气，片刻，眼睛朝左转去。

馥之微笑，向他一礼，“多谢将军。”说罢起身，朝堂上走去。

听着堂上远远传来细碎的话语声，顾昀只觉胸中气血翻滚，几乎要撞出喉头。

几只雀鸟唧唧喳喳地叫唤着，从外面的柳树上飞入院内。王瓚看着墙头上自在扑棱的雀鸟，又斜眼看看顾昀僵直的身躯，忽而觉得此人可怜，心叹他这趟扁鹊请得委实憋屈。

未几，阶上传来脚步声，顾昀视去，是那个叫阿四的总角少年。只见他手里捧着一个碗，径自走到顾昀身边，蹲下身来。

“阿姊叫我来给尔等解药。”他说。

顾昀冷冷地看着他。

阿四脸上嘿嘿一笑，用匙羹将碗中药汤舀出一匙，把碗置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将匙羹送到顾昀唇边，刚要再往里送，忽然瞥见顾昀眼中的隐隐杀气，停住了动作。

他想了想，对顾昀道：“螟蛉子虽使人绵软失力，却非毒物。而若说驱疫良医，恐眼下只有阿姊，将军起身后还望三思而行。”

顾昀的脸一黑，眼睛几乎要射出箭来。

阿四又是嘻嘻地笑，一手将顾昀的嘴启开，一手将药汤喂进他嘴里。

药汤温温的，带着些野蔬的味道，似药非药。顾昀吞下几匙后。阿四又给两名侍从服下，最后来到王瓚的身边。

最后才给我……王瓚盯着那匙羹，满心嫌恶。这匙羹喂了人，又放到汤里，再拿出来喂人，如此反复，最后什么都有的那点便是我的……他哼哼地想。

阿四却不管，拨开他的嘴灌下药汤，擦擦汗，端起碗回屋复命了。

下昼的日光洒在空旷的原野上，白草铺满了平地 and 丘陵，在秋风中懒洋洋地摇曳出波浪。

飞驰的马蹄踏过草原中的道路，尘沙在后面淡淡漫起。

王瓚攥着缰绳，两袖鼓风。顾昀奔在前面，上路已经一个时辰，他既不歇息也不说话，似乎一心只这样将后脑对着众人。他看看旁边，姚馥之和阿四一前一后地跟着，并未落下半分。

这妇人马术倒也娴熟。他心里想着，转回头去。

一路上，王瓚除了看风景，想得最多的就是姚馥之的来历。有一点他总觉得捉摸不透，她一副乡野妇人打扮，相貌平平，举止谈吐却是落落大方，总让人觉得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寻常妇人谁会使那等怪力乱神的招数？

王瓚不禁再看向姚馥之，她侧着脸，露出腮边较好的轮廓。王瓚忽然想起京城中那些年过半百仍装扮风情的贵妇，若这妇人再懂得保养要领，恐怕也能与那些贵妇们比上一比的……不过，世上扁鹊大多乃是行医二三十载的白发老者，她一个中年妇人竟也得扁鹊之名，除了那妖术，恐怕还是有些本事的。

路过一片草滩时，阿四在后面大声叫道：“将军！此处有泉水！且歇一歇吧！”

顾昀放缓下来，转头，只见离大路旁不远的一个小丘上，果然有一股清泉自地穴中汩汩流出。他看看天色，日头偏西了，夜间在野外寻水源不易，先补足水囊也好。于是，他挥手让众人停了下来。

众人各自下马。阿四取了自己和馥之的水囊，到泉眼里装得满满的回来，乐呵呵地对馥之笑道：“我以前随阿爷出来牧羊，最爱喝此处的泉水，每回都要将水囊都装满了再回去。”

馥之笑笑。

阿四打开水囊狠狠地喝了一大口，看看一旁正坐在地上解水囊的王瓚，递给他，“将军可要来一口？”

王瓚瞥一眼那湿湿的囊嘴，抽抽唇角，“不必。”说罢起身，拍拍身上的草屑，拿着水囊向泉眼走去。



阿四望着王瓚的背影，又看看几步外正饮水的顾昀，对馥之神秘地说：“阿姊，这位将军与那恶人不同，虽话语无多，却总拿眼角看你。”

馥之没有接话，打开水囊轻啜几口。

“你不该跟来。”片刻，馥之说。

阿四愣了愣，嘿嘿一笑，“阿姊方才不也没拦阿四？”

馥之横他一眼，“你故意在那将军面前说我离不得你，我要拦你也须他肯。”

阿四得意地笑，大咧咧地从行囊里拿出一块大饼，掰做两半，递一半给馥之。

“不饿。”馥之说。

阿四收回，塞进行囊，拿着另一半嚼起来。

“我说过，家中已无亲人……”他边吃边说，声音有些含混，“从此，阿姊去何处阿四便去何处。”

馥之看着阿四，少顷，无奈一笑。

这孩子自从被自己救起，便是这副尾追到底的神气。可自己终还须去别处，不能总让他跟着。

馥之抬头看看不远处正与侍从说话的顾昀，心中暗叹，临走生出这枝节，也不知自己的决定是对是错，只盼真能找到叔父才好。

不过眼下，还有一桩事更加紧要。

想到这里，馥之心中一阵憋闷。她抬手，摸摸颈边一片汗水的黏糊，将心一横，站起身。

“我去去便来。”她对阿四道，说完，朝水边走去。

“你阿姊在做甚？”王瓚打水回来，望望正蹲在泉边的馥之，向阿四问道。

阿四一边吃着大饼一边摇头，“不知。”片刻，他打个饱嗝，抬头看看王瓚，将手里剩下的一点饼递过去，“将军可要来一口？”

王瓚别过脸去，眼睛往身后看了看，对顾昀大声道：“甫辰！”

顾昀望过来。

“分我一块糗粮！”王瓚说。

顾昀从马上解下食囊，走过来，递给他。

王瓚接过，道声谢，从食囊里拿出一块糗粮，掰下一小块，文雅地放进嘴里。阿四盯着他的动作，目光充满好奇。

顾昀也不走开，在王瓚身旁坐了下来。

“我同都督说明日午时回到，今夜还须赶些路程。”顾昀道。

王瓚颌首。若不是被那妇人药倒，夜间或许会舒服些的。想着，他转向阿四：“我问你，那‘螟蛉子’究竟何物？”

听王瓚问起，顾昀亦转过眼睛来看阿四。

“药末。”阿四答道。

王瓚没好气，“自然是药末，我问是何所制？”

阿四想了想，道：“螟蛉子，将军可知螟蛉？”

王瓚与顾昀对视一眼，颌首，“知道。”

阿四悠然说道：“螟蛉入蜾蠃巢中，僵而不死。取蜾蠃巢中螟蛉若干，曝于日下，数日则燥为米粒大小，收入春中，研作齑粉。自然，阿姊喜香，还往其中调以椒兰……”

话没说完，众人已经变了脸色，王瓚看着他，片刻，猛然侧向一旁干呕起来。

“说笑的说笑的！”阿四忙伸手去替他拍背。

听到这话，众人更是怒目。王瓚气得一把揪住阿四，喝问：“到底何物？！”

阿四哂笑，无辜地说：“阿姊也不曾说过……”这时，他忽然看向王瓚身后，眼睛一亮，“阿姊回来了，你问她！”

王瓚回头，怔住。

面前，一名年轻女子正走来，面若桃李。

王瓚眨眨眼，再看，那人身上衣装与头上巾幅与姚扁鹊别无二致，脸却似换了一张，白皙如玉，俨然一名二八少女。

他睁大了眼睛。

“阿姊！”阿四挣脱王瓚的手，朝馥之奔去，呵呵地笑，“阿姊变回来了！”

王瓚和顾昀皆不可置信地瞪着她。

“啪”，一名侍从手中的糗粮脱手落到了地上。

顾昀盯着那女子，双目如电。

馥之料到是这样的结果，施施然走到二人面前，大方一礼，“馥之随二位将军回营治病，医患交信，还须坦诚。之前易妆乃不得已而为，得罪之处，还望将军海涵。”

易妆？王瓚一句话也说不出。

顾昀却镇定得快些，压着火气，好一会儿，冷声道：“何故如此？”

馥之笑笑，“女子独自行走在外，多有不便，易妆乃为行事便利。”

王瓚哼了一声，“既如此，如何不装下去？”

馥之看看他，道：“阿四前日失手撒翻妆粉，馥之不曾习得药方，无以为继。”

王瓚一时想不出再问什么好，干瞪着眼睛。

顾昀皱眉，“尔既是扁鹊，当为医者表率，怎尽使些诡异之物？”

馥之却一脸不以为然，“‘扁鹊’乃出自他人之口，非我名号。”说着，她走向自己的马，“我亦称不上医者，若论术业，我只通药理。”

王瓚冷嗤一声，“你既可治病，如何称不上医者？依你所言，医者又该如何？”

馥之淡淡一笑，道：“开颅取骨，剖腹割瘤，起死回生。”说罢，踏上路边一块大石，轻盈地翻身上马。